

鷲岑林學士文集

七十一之三

五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三二〇四三	函架冊
	一〇五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三二〇四三	函架冊
	一〇五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043
冊數	105 (33)
函號	205 160

共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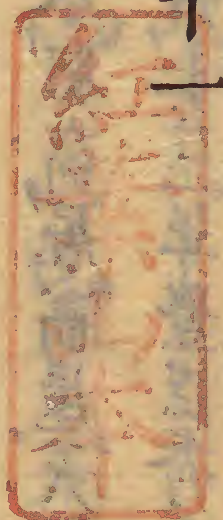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洞
406

鶴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一

碑誌五

源休山叟小石碑誌



延寶二年正月一日畠山休山叟易簣於其宅歲八

十五噫天不遺一老誰不隱憂愛惜於斯叟哉叟姓

源諱政信足利家一宗也鼻祖曰義純其子泰國居

武州畠山邑因以為氏侍鎌倉幕府二世至義深歷

仕尊氏義詮義滿戰功許多守河泉一州兼知能登

越中其子基國討山名氏清益對雍和攝郡邑始任



武野峯文集

卷七十一

一

管領職遂爲家例其子滿家擊大內義弘獲其首殊
加紀州義持薨後幕府闕滿家獨斷決策立義教而
讓男持國彌增門榮進昇三品其嗣政長當應仁亂
雄猛絕倫自後尚長植長相繼而會幕府式微退居
河州政國武名藉甚不失其國長子高政居河之高
屋次男政尚在紀之巖室城季曰昭高兄弟合軍殺
三好實休於泉州復彼侵地高政無子以政尚子貞
政爲嗣而配其娘貞政未長假令昭高居高屋天正
元年昭高失河州貞政唯保紀州十二年豐臣秀吉

入紀州至此貞政喪地落魄叟者貞政男母貴志氏
天正十九年產于紀州官原遭家衰弊不忘武事講
兵好馭元和元年五月難波之役抽群入城手斬首
三級衆伏其勇七月拜謁東照神君台德公然
猶閑散在洛九年八月來東武奉拜大猷公每歲
正月獻劔馬以爲高顯之胤唯賜御衣不下御瀝寬
文四年九月蒙恩許致仕號休山嫡子基玄繼家
官式依舊仲義玄季高玄勤仕營中各竭力孝養
有二女共適人也於乎叟執志耿介不屈權勢接入

從容不好華飾外柔內剛和愛篤實謙恭善斷清廉
不吝聽理而喜見義而勇至若難波事問者雖多終
不敢言基玄立小碑請詞余以姻好僅述世系而記
大槩是年二月某日弘文院林學士誌

法印探幽齋狩野守信碑誌

并銘

延寶二年甲寅十月七日法印探幽齋狩野守信病
而沒于家壽七十二葬於池上本門寺明年乙卯小
祥忌其子探信探雪不耐悲慕立碑墓畔而請辭於
弘文院學士林叟叟未成童時知探幽於京師之宅

東來之後或遇於管中或會於侯伯之家晤語頻
頻今既永訣豈不哀惜之哉乃據家譜爲之作辭曰
夫名一藝稱闔國無敵者不亦難乎狩野探幽齋丹
青之妙當時獨步固無異論可謂不容易也狩野氏
之先出自藤氏南家支流遠江介爲憲其孫維景在
伊豆國號狩野介傳至茂光宗茂仕鎌倉幕府枝葉
連綿其末裔祐清自豆州移京都陪足利幕府時左
僕射源義政辭職閑居東山使祐清監書圖事性癖
好設色遂得其名剃髮叙法眼位以繪爲業祐清子

元信益揚聲價其子祐雪祐雪子松榮亦叙法眼世傳家業俗稱元信曰故法眼珍藏其所圖松榮生永德其技亞元信進叙法印有一男伯曰光信叔曰孝信乃是探幽齋守信父也守信以慶長七年壬寅某月某日產於京都母者佐佐成政娘云二歲時孝信戲授筆其泣忽止屢試之每每皆然見者異之四歲自執筆抹墨其圖殆如習熟者云十七年壬子守信始東行到駿府奉拜東照大神君而後赴江府奉拜台德公十三歲時畫猫於海棠花下殆疑為永

德迨十五歲畫龍於紅葉山神廟爾來日光山二緣山東叡山宮廟有經營則圖龍為例元和辛酉台德公御覽諸畫工所圖守信筆勢殊協旨為官物時十六歲既得拔群之譽九年癸亥畫於難波城殿屋自此以降江城改造無不施素功寬永二年丙寅行幸二條城其儲御所高壁命守信畫之監司小堀氏為之連設重架故殿內不明碍於運筆守信乃徹其架結約焦箸於竿頭運足之間縱橫自在假點假畫而脩飾之不日亟成僉曰實非尋常畫者

所及也時一十五歲聲名藉甚十二年丙子奉大猷公鈞命圖東照宮緣起殊有旨薙髮叙法眼改守信號探幽齋辱奉寫神影自此以齋名行蒙繪所號時三十五歲也十九年壬午禁裡造替探幽圖紫宸殿賢聖障子此是自巨勢金田以來歷朝殊所精選也此後皇居改營一度探幽皆勤之且仙院長信宮亦無不預後素每有朝鮮國信使來貢蒙命圖屏風報彼國王之聘信使留館之間屢往走筆彼畫工見其寫生傳神之逼真無不嘆服其進

士請以描已像自珍曰其國未嘗見如此之妙投化僧隱元曰中朝亦如斯藝者可稀乎乃知匪營卓立我邦其稱於異域亦大矣及今大君幕下治世其墨痕入英覽而蒙感賞者數矣寬文二年壬寅昇進法印是年亦務省中仙院之繪事時太上法皇賜宸筆其後明曆上皇亦賜奎翰傳家至寶何以加焉四年甲辰季冬始於河內國內賜采地二百石達藝無雙之効於此彌顯矣凡探幽畫幅無貴無賤競求藏貯或掛床壁或爲席珍遍於闔國其

價抵金玉自幼弱潛心家藝每見古畫不限倭唐悉皆摸之經過勝境則爲之少留熟視其氣象認得於心而去又聞珍禽奇獸在其所則自往寫之至花草異品亦然故畫品式樣積畜如丘試倣謔古來名畫則殆與真侔矣常自談曰曾夢馬遠談山水畫法自此覺筆力之進其徒有言曰古者畫師各有所長又有所短如探幽則人物山川草木鳥獸等諸品皆無不得意畫鼠則猫來窺畫菊則蝶飛舞畫鷺則其類集下至繪大龍點其睛必致雷雨可謂得意手通神

之妙也齡踰古希罹病起居不快右手痛痺狀勉强秉筆其藝益精至此聞訃者皆曰嗚呼昔鍾期去而伯牙絕絃猷之沒而人琴俱亡今於斯人謂人畫俱亡乎詞既成係之以銘銘曰

傳藝奕葉立門惟專幼齡卓異工夫覃研思寓物外意在筆前無聲以靜有象而連圖山之絕超越鄭虔寫花之妙壓倒黃筌再生僧繇龍飛上天喚起韓幹馬躍揚鞭巾笥深藏裝潢成編海內獨秀五十餘年

姪憲小石碑陰

鳴呼我姪姓林諱勝澄改春東一名憲字章卿亡弟
靖男也母伊藤氏承應甲午四月七日生於乃祖羅
山先生宅未幾母逝祖母順淑孺人殊憐育之二歲
喪祖母四歲喪乃祖八歲喪其父爾來視予猶父也
予亦視之猶子也幸蒙官惠嗣父祿寬文甲辰秋
登一營奉拜台顏時歲十一也已酉正月陪本朝
通鑑編集之席賜官服壬子冬娶清水氏女延寶
甲寅產一女乙卯四月候東叡山御忌辰法筵勤
書記其爲人也篤實穎捷性雖多病讀書黽勉時習

翰墨講大學論語有年九歲始作詩頗有日新之効
其父遺稿六十卷活字開板累歲而成自序行于世
初我男慤慤憐其孤立常教誨之有二姊一弟相繼
物故獨孳無賴追慕殊切祠堂之奠手自供之以盡
誠敬墳墓之拜每值忌日無敢懈焉忍岡聖殿春秋
釋菜屢預其事或答疑問或作詩序丙辰之夏宿病
發而累月漸重更數醫無驗其冬十一月九日黎明
遂下世歲纔一十二嗚呼痛哉我憫其無後然無同
姓之親故以有祖母之緣養高氏子爲嗣修配女之

約平生敬長上惟謹雖嬰病之間不敢違禮也對宗
族和順交朋友以宿遇其下以惠故聞訃者無不哀
惜焉有晉軒集十一卷晉進也我曾名其軒祝其學
進也詩文胎二千篇又涉獵群書有梧右鍾美雋永
拾葉稽古等錄總二十三卷我屢罹憂齡亦老矣加
以汝早世不能無愁遺之嘆嗚呼天也命也無奈之
何嗣子某立小石碑於墳前伯父弘文院學士抑淚
記其履歷行實於其陰丙辰之冬

松平藤井家紀功碑

詩曰綿綿葛藟在河之許蓋托物比興同姓得恩澤
生長子孫也故周封懿親以為藩屏歷運八百職此
之由者也漢業四百唐祚三百亦是諸劉諸李之力
居多也所謂深根固本不可拔者不在茲哉恭惟
本朝歷代帝王各有皇別數房就中清和帝第六自王
子貞純苗裔振振繩繩歷九世至贈鎮守府將軍原
義重居上州新田為武林甲族其四男曰德川義季
其八代之胤親氏避時難移參州松平鄉遂以其鄉
為家號其子泰親泰親子信光築巖津城其嫡男曰

親忠群弟各據邑建號家族繁榮親忠子曰長親有五男其長男信忠為嫡家居岡崎城其次信定居櫻井其次親盛居福鎌其次義春居東條其季利長居藤井各以其邑為號四家共隨嫡姪清康有戰功并吞參州贈亞相廣忠卿者清康子而東照大神君顯考也天文九年利長受亞相之命與同族數隊為安城援兵與尾州軍會戰不利隊將及群士死之利長獨督餘兵堅守勢氣奮揚尾兵退而完城凱旋利長子曰信一稱藤井勘四郎永祿三年庚申信

一別諸隊與尾州兵戰參州蒞屋不利信一以一隊力戰遂得勝四年辛酉駿州糟屋氏入參州據長澤城大神君遣信一守中山城屢戰屢勝既而大神君親征長澤信一先登競進多獲首級遂拔其城又戰於石瀨兩圍共抽殊功六年癸亥一向宗門起參州諸邑而野寺邪徒稍強信一奉命防之其間聞某地有某寇則馳往卻之又從御馬之前戰於土呂針崎與敵急接鳥銃中左股而倒敵大司自誇信一忽起叱敵曰汝何者我豈為汝可容易死

哉敵畏而退。神君曰嘻壯士也。十年丁卯平信長。挾源義昭欲入洛請援於大神君。乃命信一帥師會信長於江州。時歲僅弱冠。信長令其將佐久間信盛諭信一曰。此行宜為一方先鋒。信一諾曰。唯命。既而為群隊之最攻。佐佐木承禎部下箕作城破。外郭進入子城。諸隊死傷不進。唯信一隊力戰超群。日既暮。而羽柴秀吉繼至。信一入城揚言曰。身是參州德川家族。松平勘四郎者也。入此城之先魁也。其聲響遠近。城守建部氏逃去。城遂陷。承禎在觀音寺城。

聞之辟易。奔甲賀山。翌日信長召信一。感其勇烈曰。汝可謂膽生毛者也。乃授所着桐紋章表服以賞之。時人謂信一以一身取一城。雖三箭定天山之功不能加焉。江州既平。信長護義昭入洛。信一從之。時參州屬士與尾濃人爭一事。參人杖尾人。彼徒成群欲報其怨。信一亦張防戰之勢。信長諭尾濃人曰。我請救於德川家。而信一立大功。汝等何言哉。若殺參州一人。則我悉族滅汝輩。眾恐懼而止。於是授鳥銃一握。黃金四銖於信一。歸遣參州。大神君大喜。十一

年戊申 大神君入遠州時尾藤氏竹田氏村山氏
密應駿河今川氏據州之堀川壘招其徒類拒命
大神君令諸將曰速可屠此壘櫛原康政先登蒙疵
信一繼入壘勵勇諸隊從之城陷悉屠其兵元龜元
年庚午六月二十八日信長招大神君與朝倉淺
井兩軍大戰於江州姊川信長先當淺井不克大
神君破朝倉信一先鋒接戰獲甲首二級天正三年
乙亥參州長篠之戰十二年甲申尾州小牧之陣十
八年庚寅小田原役皆有軍勞慶長五年庚子大

神君東征粟州上杉景勝時信一奉陪 台德公於
宇都宮陣及有石田氏叛於上方之告 大神君與
台德公罷東征而欲西伐時諭信一曰佐竹義宣在
常州首鼠兩端不可無其備殊擇其人汝其當之宜
守布川城壓佐竹信一對曰凡每有征伐其無不從
御馬唯此役留居甚為遺憾然 台慮之趣亦不可
忤也謹可備佐竹之不虞也臣既服膺 台命則拳
拳可竭カ 台轅西進之際勿勞東顧之思也未幾
石田伏誅闔國一統六年辛丑增信一食邑賜常州

土浦城惣領二萬五千石其歲叙從五位下任伊豆
守七年壬寅夏佐竹氏國除使信一守常州江戶崎
城又移守水戶城九年殊感舊勲進叙從四位下當
時同列無比類可謂殊恩也寬永元年甲子信一卒
壽七十有六無子養信吉爲嗣信吉實櫻井信定玄
孫忠正子也以其出自之同養之以其女妻之而讓
其家是以櫻井藤井於同族殊親睦也初信吉當慶
長七年或守常州府中城又代父守江戶崎城以至
歲末大神君賞其煩勞別賜食邑五千石及父致

仕襲封領土浦城九年甲辰叙從五位下任安房守
後改伊豆守十年乙巳台德公入洛任征夷大將
軍參內信吉騎馬扈從爲左邊行列上首十八年
癸丑守伏見城次年甲寅猶在伏見時大坂役起信
吉遣間諜於大坂聞密謀則告達江城駿府其冬
大神君台德公進大旆於大坂使信吉守泉之岸
和田城踰月有旨出陣平野居今里本壘明年正
月台德公自大坂入伏見城信吉從焉又守衛如
前元和元年乙卯復大坂之役再起出伏見陣飯盛

五月七日之戰信吉在前隊抽忠勇藤堂高虎見其
 策謀自レ大神君頗合レ御旨甚稱嘆之ラ大坂平而
 復成伏見及秋畢期歸江府三年丁巳改土浦城移
 上州高崎城加賜一萬石五年乙未改高崎賜丹波
 國篠山城六年庚申八月朔卒嫡男忠國襲封先是
 忠國以慶長十二年丁未拜謁大神君台德公
 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台德公御前元服賜
 御諱字拜戴御刀十九年正月叙從五位下在山城
 守元和元年五月七日大坂之戰與父同陣手獲甲

首一級台德公御覽有感詞七年辛酉六月十八
 日東福門院入内忠國騎馬扈從為右邊行列
 之最先八年壬戌衛丹波福地山城九年癸丑大
 猷公入洛任征夷大將軍參内忠國騎馬扈從為
 左邊行隊之第一寬永三年丙寅九月行幸二條
 城大猷公迎鳳輦參内忠國居右邊先驅之
 首如前慶安元年戊子八月福地山城主稻葉通信
 挾黑心同月二十日夜忠國聞之率兵速發篠山翌
 日到福地通信自殺忠國入其城獻使於江府白之

大猷公欣然乃使忠國成其城翌年復畢事歸篠山
二年己丑七月改篠山城移播磨國明石城加封食
明石美囊兩郡總七萬石萬治二年乙亥二月二十
日卒其弟忠晴號伊賀守別賜丹波國龜山城其妹
嫁秋田河內守俊季忠國娶從四品戶田氏鐵女生
四男五女長男伯耆守信久早世其次信之爲家督
襲封明石城其次志摩守信重其次信親養於叔父
忠晴長女適內藤左京亮義概其次適松浦肥前守
鎮信其次適保科越前守正景其次適酒井伊豫守

忠興其次適本多備前守忠將又有一男剃髮爲台
徒號慈俊任僧正爲橫川檢校補江州多賀別當又
有一女其一嫁松平伊賀守忠昭其家譜所叙如此
信之早叙朝散大夫任日向權太守既續家以來在
府拜趨則威儀整肅承官事則精勤不懈賜暇居
城則正身行令治民事則寬嚴兼濟而宿衛鎮要不
隕家聲余久識於太守淡交且渥嘗謂余曰世受洪
蔭傳賜封爵君主之厚恩難以報焉祖先之多務亦
不可忘之欲刻其履歷於石以使子孫知其所由來

請述其詞詞成則相攸立碑貽前業於後世此後亦
有可記之事追書於其陰以勵不辱前烈之志余聞
之曰刻石紀功古來美談也况原其始則皇別之一
派其中葉則將種之旁枝在今之世則公族之同
源也加旃能仕宗家攻城野戰被堅挫銳則紀其世
功不亦宜乎故曰豈無他人不知我同姓乃是親其
親所以不准異姓乎又不云乎文王孫子木支百世
蓋其所以英王之德澤廣覃同姓乎嗚呼諒哉盛
哉

延寶四年丙辰 月 日

播州明石城王從五品日向守源姓松平氏信之立

嶋津久通祖先世功碑 弁銘

原夫鎌倉右幕下執闔國兵馬之權群國置守護職
猶異朝州牧封建之類也然或不更世或歷數世而
移他邦獨嶋津忠久文治年中自爲薩摩大隅日向
三州守護至今襲封二十世星霜五百年繩繩綿綿
傳稱忠久者右幕下之孽子也嫡嫡承續歷十五王

大和五年七月廿日
嶋津久通

以至貴久其庶族枝葉相分立家以為世臣猶別國
 公孫公族之類也貴久弟曰尚久天文弘治之間貴
 久平國中叛亂尚久從軍顯勇擢為副將其子忠長
 仕國王義久又為副將領薩南之騎步天正年中攻
 肝付氏拔數城以功補隅州肝付串良地頭職擊伊
 東氏於日州中矢被疵屢與豐後大友氏戰勲勞拔
 群義久賞之以為州老天正十二年救肥前有馬氏
 與龍造寺隆信大戰於高來嶋原斬敵二千餘級肥
 前國平肥後豐後亦望威風其勢壓九州十五年春

關白豐臣秀吉帥大軍到筑紫所向無敵加破竹義
 久請降秀吉許之得全薩隅二州及日向舊封自是
 義久屢入洛忠長從之謁秀吉而為質留於洛召於
 茶亭加眷遇歸國時義久勞之授薩州東鄉地其後
 又為質到伏見城秀吉賜宅地忠長曰微臣常以長
 仕嶋津本家為誓願蒙恩許遂素志則為幸遂辭不
 受文祿二年秀吉征朝鮮國義久使其弟義弘帥軍
 渡海時義久既老故義弘代監國事義弘子忠恒亦
 預朝鮮之行忠長為輔佐義久賞之授采地一萬石

此後加祿數矣慶長元年日本諸將攻南原城忠恒
使忠長歸薩摩催兵翌年再赴朝鮮二年十月大明
軍援朝鮮圍義弘忠恒於泗川新寨忠長力戰得首
級大敵競至然踞坐不動義弘使數百騎救之敵敗
而退忠長從義弘追進五六里斬首二萬八千七百
級舉世以為大捷其冬班師到筑前博多義弘逢官
使淺野長政曰泗川之勝忠長功也長政握忠長手
曰聞卿名久果播勇名於異國士林面目何以加之
我今與勇士同席不亦悅乎義弘授寶力於忠長且

加采地四年從忠恒歸薩摩時部下伊集院忠真叛
義弘使忠長討之有功五年秋義弘在洛為石田三
成被誘共圍伏見城陷之進至濃州未幾東照大
神君至自東關原一戰石田伏誅義弘敗走此時小
西氏亦黨石田被誅其家士等守肥後國宇土壘加
藤清正攻之義弘遣忠長救宇土既而闔國悉服
大神君天下一統義弘脫難歸國蟄居忠長守出水
嚴警衛又加采地授祓答院官城地頭職七年忠長
為義弘使价赴洛謁大神君謝罪曰義弘黨石田

非素有道心唯牽時勢不得止而已其詞理細陳
 神君許之不問而促義久入洛然病不能發使忠恒
 代到京拜謁神君忠長從焉辱賜鷹馬及歸國又
 有酒肴之賜此行一家之危如綫然幸蒙厚恩忠恒
 賜御諱字改稱家久保薩隅二州日向之郡復如
 舊忠長勲勞於是藉甚義久義弘共閑居忠長薙髮
 改名紹益十五年十一月九日沒於薩州歲六十忠
 長曾在洛之間有暇則遊大德寺參禪誦又就飛鳥
 井藤雅庵傳倭歌之藝以得印證忠長子曰忠直後

改曰忠倍隨父來往於京洛伏見朝鮮南原城之戰
 得首級伊集院之叛身勞軍務宇土之役竭力接戰
 發矢放銃殺傷許多既而忠長自東鄉私邑移慶嶋
 使忠倍居東鄉慶長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先父而沒
 歲三十二忠倍弟曰忠在後改久元少仕義弘赴朝
 鮮而泗川之役挑戰之間忠長殆危久元等數輩頻
 發矢禦之敵退忠長得免慶長四年養於同僚新納
 忠真嗣其家為薩州百次地頭五年自薩赴伏見途
 聞石田起亂急馳到濃州從義弘既而關原戰敗久

元力戰死者若干與義弘相失歷日踟躇入京匿舊
識者宅從士纔四人東兵搜求甚急久元微服潛於
近衛信尹第踰年歸薩摩得逢王君屢加祿勤事十
四年兄忠倍沒忠長使久元去新納氏復本姓以爲
已嗣十七年十二月國主家久產男久元射暮日箭
家久授名刀及良馬於久元十九年六月家久以久
元爲州老授采地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元和四年
使久元統薩隅政務辭之不許元和五年春 台德
公入洛家久述職執謁久元亦幸拜 台顏及歸國

賜御衣此後江城拜謁之時亦爲例七年家久在國
行犬追物射禮久元兼學此禮式得其法故此時勤
檢見寬永元年家久嫡男光久元服久元爲理髮有
名刀之授光久者是今國主羽林中即將也其餘臨
時受畫幅茶器等重器二年家久侍二條城 行幸
昇進中納言以高家門七年四月十八日 大猷公
在御駕於黃門江戶櫻田第二十一日 台德公貴
臨每度久元牽家久所獻之良馬於庭以渡 官廐
司其餘饗應之儀久元統掌之且獻雄劍時服於

兩公各有時服白銀之賜十四年之冬肥前之國嶋
原那蘇蜂起久元帥薩州軍往會官使羽林亦自
江城到軍中時黃門病於薩州羽林依官使之旨
往省之久元從焉十五年二月黃門易箆二月嶋原
賊平四月羽林赴江府久元從焉五月官命使光
久繼家久遺蹤賜薩隅二州及日向之郡如舊時久
元等家臣數輩聞台諭之旨羽林登營拜謝久
元等亦獻刀服拜台顏時辱王音曰家久老成
可惜焉汝輩能輔佐光久勉旃久元等稽首服膺而

退經日羽林使久元齋黃門遺器名劔短刀畫幅茶
器就元老第奉獻大猷公既而久元歸國二十年
六月十二日沒於薩歲六十二久元自壯年談禪頗
聞秘要好騎射師世業者極其蘊奧又有茶癖義弘
熟其事授其式久元與國主有同族之親而爲三世
老臣有功有勞故羽林殊禮重之其在國聽乘肩輿
出入城庭舉國皆倚賴之其子久通嗣家元和二年
十二月元服黃門授刀時義弘老而猶存矣昇馬賀
之寬永四年從黃門初到江城滯留之間師荒木氏

受馭法傳其書十四年秋黃門嬰病久通日夜陪侍
憂心形于色及其困篤使久通赴江城及發召久通
汝能聞我所言東行就元老執政以達台聞乃口
授曰某舊病無藥餌之效故參府之期既過中心憂
之太切抑想往事亡父義弘逼時勢黨逆豎幸蒙
大神君恩宥得全家門至於今然不能報其萬一而
臨終在近遺念不少長子光久得蒙左右指南竭奉
上誠此所庶幾也久通到府啓元老自之九月十日
久通應召登營元老傳鈞旨曰黃門疾病不秋

寛弘七年薩州出生

然遠發使价台慮感悅能服良藥保養則可得效
齡未爲極老再會可期乃賜御書殊加御手書
且賜時服道服於久通拜戴之乃發途十月歸國復
可謂堪專對之事也久通常慮凡今諸侯隔年病
衛江府我太守亦其列也在府之營各競華美用
度不足則借於富商其息錢經年益倍如此則不能
支積久之基者必矣是以居國之日費私財使識氣
良工作要器入山谷探金光求銀坑遂察其氣至寬
永十七年於薩州長野山中得沙金即歷上裁深探

寛弘七年

卷之七

七

受馭法傳其書十四年秋黃門嬰病久通日夜陪侍
憂心形于色及其困篤使久通赴江城及發召久通
汝能聞我所言東行就元老執政以達台聞乃口
授曰其舊病無藥餌之效故參府之期既過中心憂
之太切抑想往事亡父義弘逼時勢黨逆豎幸蒙
大神君恩宥得全家門至於今然不能報其萬一而
臨終在近遺念不少長子光久得蒙左右指南竭奉
上誠此所庶幾也久通到府啓元老自之九月十日
久通應召登營元老傳鈞旨曰黃門疾病不狃

然遠發使价台慮感悅能服良藥保養則可得效
齡未爲極老再會可期乃賜御書殊加御手書
且賜時服道服於久通拜戴之乃發途十月歸國復
命可謂堪專對之事也久通常慮凡今諸侯隔年病
衛江府我太守亦其列也在府之營各競華美用
度不足則借於富商其息錢經年益倍如此則不能
支積久之基者必矣是以居國之日費私財使識氣
良工作要舉入山谷探金光求銀坑遂察其氣至寬
永十七年於薩州長野山中得沙金即歷上裁深探

本穴由是工商不招來集國中賑喜先以所得之金償所借者而用度稍不乏衆皆謂久通能謀保國之本者也十九年久通從羽林來江城以久元病故代之攝事至保元年授家老職田辭之不許其歲羽林携琉球國使以到江城賀幼君降誕羽林以琉球使登營拜詣詣日光神廟畢事久通與琉球使歸國一年久通遂補州老如久元時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大猷公御覽犬追物於武州王子村館是羽林累年所經營而其騎射練習久通訓導之此儀絕

而不行者既久矣無貴賤皆以爲武事之壯觀大猷公與嗣君共賜時服於久通而羽林亦授了慶安二年琉球使又至江城拜禮之儀如前時羽林有瘡疾使久通以彼使詣日光山明曆二年今大君命光久縱鑿國中金山羽林使久通東行拜謝就執政啓之登營奉拜台顏而及命頃年羽林漸老改薩摩守而稱大隅守今嗣綱久既有子成長曰綱貴今薩摩守是也久通或候江府或在國海陸千里從二主之交代然每有重事殊參府勤之寬文十一

本穴由是工商不招來集國中賑喜先以所得之金償所借者而用度稍不乏衆皆謂久通能謀保國之本者也十九年久通從羽林來江城以久元病故代之攝事正保元年授家老職田辭之不許其歲羽林携琉球國使以到江城賀幼君降誕羽林以琉球使登營拜謁詣日光神廟畢事久通與琉球使歸國一年久通遂補州老如久元時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大猷公御覽犬追物於武州王子村館是羽林累年所經營而其騎射練習久通訓導之此儀絕

而不行者既久矣無貴賤皆以爲武事之壯觀大猷公與嗣君共賜時服於久通而羽林亦授了慶安二年琉球使又至江城拜禮之儀如前時羽林有瘡疾使久通以彼使詣日光山明曆二年今大君命光久縱鑿國中金山羽林使久通東行拜謝就執政啓之登營奉拜台顏而及命頃年羽林漸老改薩摩守而稱大隅守令嗣綱久既有子成長曰綱貴今薩摩守是也久通或候江府或在國海陸千里從二主之交代然每有重事殊參府勤之寬文十一

年琉球貢使又至久通護之往還其儀如先年久通
武事之暇志於文字既以射法爲家之業兼傳馭法
暇日與弘文學士林叟執交先是寬永系圖編輯時
久通爲國主使與叟議其家譜且叟往日侍犬追物
御覽之席未退會久通作倭字記今行于世久通依
久元遺訓輯錄嶋津家事實以爲八卷號世錄記就
叟訂正之又作征韓錄六卷就余求序其在江府或
來訪以問字或寄詩以求和一日拜聖堂表恭敬之
心及歸國寄納琉球國香案於聖堂其志可謂厚也

寬文十二年請致仕然猶預議兩國大事延寶二年
臘晦不祿年七十一嫡子久胤繼家自久通存時來
江府登城拜台顏至是代父執國事自尚久至
久胤六世爲兩國巨擘而其積善之慶貽厥孫謀豈
其故國有喬水之謂而已哉回姓世臣永與宗主共
保國傳家至於無疆也久胤與叟不渝世交有作碑
詞之約寄家譜懇請煩繁故叙其世系事實之大概
申之以銘銘曰

文治始封薩隅開國本根貞固支葉蕃息出張爪牙

入爲羽翼海雲飛揚邊塵拂拭弊屨旌陽名動韓城
見義而勇慮事能得備嘗險難仰服武德劍戟之術
騎射有式烏嘶東風船繫西極一家六世其儀不忒
延寶戊午之春
鳴津久胤立之

唐津城主大久保君祖考碑陰

夫立身揚名以傳家風高門戶孝之大者也肥州唐
津城主大久保君忠朝以寬文十二年壬子建先考
忠職碑以述其行實附祖先勳績於其詞中以顯其

前烈垂於不朽可謂孝之終也延寶五年丁巳之秋
宿衛江府七月二十五日應召登營徽音懇篤
以列執政且蒙命改稱加賀守以爲父祖之號也
實是選舉之大任也同年閏膺二十六日起階叙從
四品先是幹父之蠱鎮西海一方之藩監外國不虞
之變今又握闔國之權衡爲億兆之倚賴則武林之
聲譽家門之榮耀世濟其美繩曾祖之武永餘洪慶
介貽厥之福嗚呼忠孝一也君既克孝之終則其忠
赤之心不可不全也然則身脩家齊而保其子孫黎

民而預聞國政有所庶幾乎今茲戊午正月二十三日以唐津遠隔江城改封下總國佐倉城彌知恩眷之渥於是請余記其趣於碑陰述永不忘其述之志也延寶六年戊午四月十九日弘文院學士林叟誌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一 終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二

行狀

行實 事實附

故江府令朝散大夫親衛校尉石谷叟行狀

叟姓藤原氏石谷諱貞清其家譜謂出自大織冠鎌足公十二代遠江守爲憲歷九世至信濃守行光仕鎌倉幕府以統廳務任一階堂邊因爲家號而世其職其七世之孫因幡守行秋養嫡子西鄉行晴繼其家西鄉者遠州地名也其十七世孫行清產於西鄉乃改二階堂稱西鄉氏生清長其子曰政清西鄉屬

邑有石谷村政清生于此村有八幡神祠其傍有九石政清敬神之餘象其石以九曜星爲家紋登時今川義元爲駿河國主兵威壓遠州政清屬其麾下爲西鄉十八士之長戶塚氏亦其一也戶塚氏娘奉侍東照大神君誕台德公時號西鄉女君世稱寶臺院是也政清避憚之改稱石谷氏有六男二女其第四曰清定奉仕大神君賜食祿天正十八年奉從大神君移武州清定有二男一女叟者其季子也以文祿三年甲午十一月二日生于武州名曰十藏慶

長十四年奉仕台德公時十六歲元和元年乙卯列土歧山城守定義隊勤大番其夏大坂役起定義一隊皆處守江府貞清告執政請從台旆然不許之貞清執志確實獨步嘗長途之難隨御駕之後而到京師台德公壯其志辱賜黃金臨戰不離御馬之側且蒙命窺敵機告報之時歲二十一及凱旋於上總之內賜采地三百石公屢遊豫城外撰諸隊士十人相代持御刀咫尺輿馬貞清在其中或侍御前試射藝四年戊午又賜增地二百

石於相模之内八年壬戌公詣日光山回轅之時
自野州宇都宮有故速馳入江城其間可百六十里
貞清健步不敢後其後奉仕大猷公寬永九年壬
申七月爲步卒長十年癸酉四月補監察使八月三
日台駕遊品川御覽麾下群士試馬貞清馳驅巡
察之同月二十六日京畿洪水爲官使赴上方巡
察堤防至十一月畢事歸府十二月於甲州內加賜
食祿千石時四十歲也十一年甲戌四月二十九日
御獵板橋貞清奉從六月台轅入洛貞清奉從往

還十二年乙亥十月七日公遊板橋獵猪鹿貞清
周廻馳驅賜所獲之鹿又御遊王子及品川茶店
講武使群士執鞭競羸輸貞清奉對御手者數矣
時賜御扇十三年丙子二月東福門院不豫此
月二十五日蒙命翌日乘驛輿發途入洛奉問
貴恙三月五日歸府同年六月鑄寬永通寶錢於江
州坂下貞清承命往監之九月歸府十四年丁丑
之冬肥前國高來郡松倉重次部下耶穩邪徒蜂起
烏合數萬人據有馬舊壘十一月九日殊擇板倉內

膳正重昌與貞清以爲使節有命曰到彼之日先
招鍋嶋勝茂有馬豐氏立花宗茂肥前筑後兵可討
之若猶費居諸則可加細川忠利黑田忠之肥後筑
前軍其夜發府刻日到肥前時四十四歲也寺澤忠
高所管天草郡虫氓蠅集與有馬賊合構原壘居焉
重昌貞清監鍋嶋有馬立花等諸軍攻賊壘其餘西
海山陽山陰之兵亦來會十五年戊寅正月元日大
舉張慶賊之勢先鋒不利死傷亦多重昌中絕沒於
陣貞清奮發不撓麾退走者狀還戰者寡貞清揚鞭

進馳衝到壁下賊欲奪其幟貞清力戰胄摧鏡損被
疵從士扶而歸舍獨任軍事入夜而慮城兵乘夜而
出荷疵巡視諸軍四回加戒令嚴防衛也既而松平
信綱戶田氏鐵至自江府貞清爲鄉導而告軍中之
事二月二十七日諸軍競進攻城其夜貞清入壘翌
朝奮戰獲首級壘遂陷賊徒平諸軍凱旋其後有
命軍中所挾之幟所着胄鎧備御覽是年殿營
火災貞清自防之北門樓無他十八年辛巳十二月
補鳥銃長新擇騎士十人步卒五十人隸焉正保二

年乙酉率騎卒戍江州水口。御館時年五十二終
期而歸慶安二年庚寅五畿內及江州大水貞清爲
巡察使往視之此歲牟禮。御獵貞清依命率騎
卒別五十銃到中野奉迎。回輿四年辛卯六月二
十八日蒙。今大君幕下命爲江府令時歲五十八
未幾盜油井正雪丸橋忠彌邪謀發覺貞清急遣騎
卒捕忠彌及其黨若干人正雪逃到駿州而死八月
貞清叙從五位下任左近將監明曆三年丁酉江城
大災貞清日繞城外紼非常勞務頻繁能幹其事萬

治二年己亥之春以衰病難任職請蒙。恩免八月
十一日召於。御前被許致仕讓食邑千五百石於
嫡男武清而以武清年俸賜貞清爲養老之資時年
六十六薙髮稱土入叟息休別墅寬文十二年壬子
九月十二日以病終天年壽七十九聞者無不哀惜
焉叟爲人也專好武事達於騎射常談。大神君以
來忠義勇士之始末躬歷四葉勤勞不懈須臾之際
不敢忘奉。上之志其於。一兒友悌孔懷怡怡如也其
於子孫慈愛和睦教誨親切其於朋友有信有義初

祿微家貧樂而不貪簞瓢晏如偶有鮮肉嘉肴則招同志對膳相悅其所識窮乏者則竭力多端使之仕於侯伯之家其於徒屬家僕寬嚴相備故皆懷其憐惠而憚其雄偉常謂爲士者不可不兼文武暇日招書生或講四書或讀史記貞觀政要聽而不倦或誦本朝舊記演史小說等有所取舍至如俗說奇事妄說則嫌而不信及其爲江府令刻官及內貨來五字玩物喪志四字於板掛於壁自警焉寡欲禁賂聽訟無私欽恤刑罰明辨理非每有捧牒而至者無晝無

夜早出以裁之不少留滯日日登營預執政咨詢而不語不撓及其辭職人皆追思以稱循良之吏久習熟世態議事適宜故侯伯達官各無不通志逮其退隱則不帶短刀引杖遊息焉叟娶板倉內膳正重昌娘實植氏娘而京尹板倉羽林重宗姪女也生一男一女長者乃是武清也次信堅養於本多氏一女適都築氏一女早世武清奉拜大猷公宿直積年奉仕今大君爲步卒長改補監察使頃歲加祿千石赴洛護禁闕叙從五位下號長門守武清事父

有孝能守其訓故仕官優榮不隕家聲其繁達猶可
以期焉余未弱冠與叟相識意氣活達有真丈夫之
相爾來或屢見於營中或時逢於執政家交際不
謫比年與武清篤切惻之好武清男清成志於文學
書信相通是以應其需依其譜叙叟之事如此嗚呼
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所謂功成名遂者叟其庶
幾乎延寶三年乙卯嘉平十二日弘文院學士林之
道甫狀

行實

從五品大炊頭源好房行實

花不_レ全開而落苗秀而不實者可以惜焉植物猶然
况於_レ穎悟孝子哉從五品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
月二十三日逝於箕田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
全開乎謂之苗秀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
氏參州松平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
中監忠房嫡子母鍋嶋氏故肥前拾遺勝茂女也慶
安元年戊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於江戶城下山手

第時既節分之後也故生年繫於巳丑也小名右近
八歲登城初奉拜今大君幕下寬文三年臘末
叙從五位下在大炊頭號好房時歲十五君幼而岐
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
在之方不敢伸足常侍父母知在側冊子之名每有
問者應聲而答不違其一出一則告父母反則來前若
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
而受之愛而不失有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
而納之凡父母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

母之事則雖卧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
刃錐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
晨省昏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無不及面當花時
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不離其側
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則慰諭順承以
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約不恣其志所言所
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邑則勤留守事所告所報
無懈無闕而事母愈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
動其心自省自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直性

多病常懼為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慎故七茵復初者
數矣其孝志之大槩如此至若日用細少多端則不
可勝計也祖先累世忠勇顯名君有揚家風之志生
而五歲學馭及十歲餘殆極其術磨控自在見者敬焉
嘆無不褒焉射藝劍技亦通習而速達其法其為人
也敏而和睦親族而有禮撫家僕而施恩故內外皆
懷服焉人皆知其有克家之量也君幼而好讀倭字
草子其中有忠孝事業則深感於心而形於顏色既
而習四書句讀以終其篇又能知近代諸家事跡悉

諸當時武家出自及官位名諱有問者則應對如流
每歲手筆日記而大事則別錄成冊舉世稱其奇才
也平生賓客迎接簡牘贈答雖老成之人無以異也
今般卧病之間父母來視則必起坐而待焉恭敬無
失問其氣宇如何則辛苦雖切必稱平快以安其心
嗚呼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良藥不驗群醫無方天不
假年魂遊不返命哉痛哉無貴賤無親疎聞訃無不
歎惜焉家喪主器之才閨闕扇枕之孝父母之哭慟
非筆舌可盡是亦終身之憂也及其臨終告家嚴曰

小子命限今日歛葬唯任大人之心殿中監察其意而不拘佛事令其家士護柩送之參州鄉里深溝而葬其乃祖墓畔可謂以正而終者也誰不哀感哉余久識於殿中監故自君之幼執忘年之交不堪進墓既作哀詞奉悼之今夏殿中監辱奉鈞命改丹州福地山城增祿移肥之前州嶋原城未幾遭斯喪也一家悲歡計會滿城一慶一弔及秋之半而殿中監以公事無盥故抑淚西就新封發軔之後母堂鍋嶋氏不堪永訣哀慕益切手錄君之行實請余記其始末嗟夫思子之情每人皆同余亦曾遭斯憂推知其中心之惻怛故不能辭焉件件云爾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又擇穎悟之人亦必可採載焉然則君雖短命其名不朽乎已酉之秋

事實

田中正玄事實

或人寄田中正玄履歷言行一帖請作事實余曾聞其名不見其面故辭而不肯至于再至于三不措乃

就其藁聊記大槩曰田中氏出自源姓其先勞州人也正玄祖曰玄儀移甲州仕武田信玄而從勝賴戰死於長篠之役其子玄重產於甲州徙佐州娶野木氏生正玄於州之賀茂郡澤根久而赴信陽到高遠城始謁源君正之時歲十五恩眷日厚漸長預聞家事及君益封羽州山形又移與州會津以正玄爲家長之首而管內之政無大小悉附之正玄以爲已任專守公正無敢挾私服勞不倦裁斷不滯群士倚賴焉衆民懷其惠也相攸於會津城之良方營一野扁

山井一學取諸古歌所謂雖淺於我事足之意其爲境也群魚泳水飛禽集樹觀花於前林蒔藥於後圃偶有閑暇則流憩于此從容于此或聚親族而怡怡如也或招僚友而切切惓惓行酒而樂不及困醉嗜茶而會以甘淡閑傾耳於講書着心於軍策其餘隱逸之趣方外之話亦有時而乘興蓋寓事成身退之懷乎其所經營常守儉約專戒奢侈管內良賤無不徼焉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之髣髴乎寬文九年己酉之夏其君讓會津於世子時正玄詣江府從

世子登營獻劍馬時服奉拜台顏畢禮歸會津
視事如故十二年壬子五月二十八日罹病沒於其
家享年六十城下四民悲慕殆如喪親雖婦人小兒
無不垂淚君亦爲之素食嘆曰正玄事我四十六年
未曾挾私而議事噫天何使彼先我而死也謂世子
曰予縱然先正玄而沒汝唯哭泣而已正玄先我而
死封域之憂無大於此汝不幸何事加焉乃下令曰
管內之制法永莫改正玄所定踰月命友松氏葬正
玄於盤梯山麓見禰高處立標以旌焉正玄無子君

會令定其繼嗣辭曰臣無功食祿生而猶耻之何及
沒後之事哉君任其意不强勸之至此而分正玄祿
授其姪玄忠以爲家胤其秋君登盤梯自視其兆域
駐軫於正玄墓抑淚不忍去云嗚呼君之貴顯明斷
舉世知之其所委任豈其乏人哉然其生也重之其
沒也惜之如此則正玄爲人可想像焉既記事實再
見其藁載正玄平生言行件件其要曰凡政多端其
大者三正君之心一也撫群士二也恤黎民一也以
此三者爲本而不可拘小節也事繁則有民勞之煩

又曰事君者可窒慾有慾則不忠不義根于此勇亦不能勵之又曰克己工夫雖非無學之者所企及然士之可耻者無大於挾私挾私則求勝人立己其弊爲忘君之端不可不戒又曰重事則單思決之故寡過也輕事則倉卒定之故多誤不可不慎焉又曰爲政者平其氣虛其心則來告者無不應而是非自彰決獄急遽則有失不抑靜思而緩之每有來訴者當食時措箸而出雖睡熟拭眼而起若有譽其能者則有不平之色偶有告其失者則解顏和悅不求聞人

之惡不輕舉人之美其君之所愛正玄亦愛之若有小罪忤君之心者諷諫以省之或人有賀歲豐穀熟者正玄曰卿唯知食祿之歛未知民戶之苦我唯以至民無菜色不飢不寒爲豐年而已其人感服而去其言行如此其存也余雖不相知如今所聞豈不危之哉想夫會津者東奧之鎮藩也然君身居元輔之職爲國家之巖瞻稀就其封正玄膺處守之舉域內不安使君久無東顧之慮則爲趙魏老則優而赴赴干城亦庶幾乎嗚呼正玄自謂無學也其言行有

暗合古言則謂之學矣亦不為不可乎延寶五年丁巳八月某日弘文院學士林叟記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一終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三

哀悼一

先妣順淑孺人事實

先妣順淑孺人以明曆二年丙申三月二日逝矣嗚呼哀哉先妣姓源氏荒川諱龜娘其先河內國荒川邑人也父曰宗意移家攝津國難波城下娶榎木氏女生二男四女先妣其第二之娘也慶長二年戊戌某月某日產於難波幼而聰惠甚為父母被愛九歲喪母宗意再娶此時長女次女既適入先妣在家不

背繼母撫愛弟妹其後宗意移居於洛先妣十二歲
擇對嫁家君家君父曰林入林入兄曰理齋養家君
爲子先妣能事理齋夙夜不懈其於林入亦無違禮
也壬子之歲先妣年十五從家君出洛赴駿府明年
癸丑五月朔誕長子敬吉於駿府其明年甲寅之冬
東照大神君發台旆於駿府有事於難波家君扈
從先妣留駿命處守者曰台旆所向誰敢可敵則
其凱歌可計日而待焉然若難波乘勝則夫子其不
免乎我雖爲婦人豈爲寇被劫哉汝必可手及我也

旣而難波請和台旆還駿家君有官事留滯于
洛明年乙卯正月二十九日理齋歸泉其訃聞於駿
府而先妣悲慕殊甚終身不忘焉喪畢家君到駿凡
在駿五年宗意屢馳脚夫問其安否元和二年丙辰
四月十七日大神君指群臣家君自駿赴江城奉
仕台德院殿大相國而送先妣於洛時有振歸家
產次男長吉自是家君隔年來往于江城京洛戊午
五月二十九日生余時先妣二十一歲庚申十一月
二十一日長吉病痘疹而夭時纔五歲未幾敬吉及

余同有痘疹之病先妣深憂之與宗意相議招諸醫
晝夜看疾療養無怠手自調飲食不解筭帶者殆可
二十日幸得平復時會家君偶歸自江城而雖歎長
吉早世然喜一子之無恙而謝宗意以勞先妣寬永
元年甲子十一月二十一日產守勝今改名春德一名靖時先
妣二十七歲宗意甚愛敬吉及余守勝謂其侍婢曰
我多外孫唯龜娘所產皆有非常之相不必辱其父
之種也家君東遊年久先妣留守甚謹貞正和淑不
樂宴樂不好佚遊其於林入宗意省問不絕有禮有

孝其於姊妹兄弟相和樂而怡怡如也鞠育二子慈
愛教誨兼備常慮有其病或豫使飲丸散之藥或察
時氣以灸愈穴而至成長也乃勸讀書學字或有怠
慢則設夏楚以勵之且平生戒諭曰汝等起居溫飽
不飢不寒者全是夫子勤勞優仕之餘澤要須念茲
在茲也家君采邑在洛畔使吏治之然其量入爲出
之總括皆先妣處分之指揮適宜取捨當理然其間
事不細小者無附風潮而不承家君之旨不敢私決
之故親族懷其惠隣里慕其德蒼頭赤脚無不敬之

無不畏之而不渝其交際不遺其故舊則徃徃來謁者亦無敢怨焉丙寅八月四日宗意下世先妣哭泣哀毀此時幕下入洛家君偶在京而會其葬此行也家君陪台轅往還洛定之間公務頻繁先妣雖在喪辦成家事而內助之勤無敢闕焉既而台轅東還家君亦奉從焉先妣留守如前敬吉聰明絕倫成童早有秀才之譽戊辰之冬敬吉十六歲應家君之召赴江城先妣離袂之情甚切而雖無日不東顧然喜其晨昏奉椿砌以成學業明年己巳六月十

六日林入年耄屬續先妣哀之慕之未過旬家君馳飛書告曰今月十九日敬吉易簣先妣哭慟擗踊而絕飲食者旬餘此時林入之訃達於江城家君賜官暇入洛先妣迎接雖不失禮然無晝無夜相共悼敬吉無不垂淚也其冬家君東行先妣任身明年庚午之夏先妣嬰病殆危家君聞之告暇歸家時六月七日也其日振娘脫胎家君招群醫治療精密累月有驗復常家君乃徂東頃年家君迓待大猷院殿幕下眷遇甚渥故更數歲而不歸家先妣慈育余及

守勝振娘守節彌謹視事益勤甲戌之夏 暮下入
洛家君奉從焉先妣及余輩歡迎其秋 台駕還東
家君承 鈞命暫留洛逮冬携先妣及三子移家於
江城時先妣三十七歲余十七歲守勝十一歲振娘
五歲也既而到府爾來二十餘年家君 官仕退
公之暇唯以讀書教授爲業先妣平生中饋之奉葛
裘裁縫之勤日用雜事之營奴婢年支之分皆得其
所也其間余及春德娶妻每有弄璋瓦之慶則產褥
衛護之力居多而膝上含飴之慈不可枚舉也家君

嘗有疾則旦暮侍枕終宵不眠或手自煎藥或手自
熯艾灸不肯少休者累月遂平安也先妣有疾則家
君常盡心勞思擇醫藥檢方書其望問視察非尋常
之所及故得其驗者數矣配耦胎五十年有禮敬而
不相狎褻有順和而不相乖違故家君悉附內事而
不敢疑焉余幸依庇陰別賜年俸以受宅地先妣太
喜請家君之旨點定居家之器用以頒授之以令不
匱乏也有暇則偶來遊余宅愛諸孫以怡顏悅心不
覺日之夕也不知夜之闌也就中愛春信殊甚其幼

則食而分甘卧而同被若有不豫則連宿而不去者
數日彼既受家君之口授知字誦文而有弓冶之志
先妣喜而不寐春德喪耦其子皆在襁褓先妣鞠養
憐愍懇篤深切其衣食起卧無不注心故人不知其
爲無母之子也先妣嘗憂敬吉爲家督而無後余從
容白曰兄沒弟及者古來惟多余及春德在焉則雖
爲慈堂百歲之後何爲廢其祀哉然兄弟之子猶子
也故以姪繼伯父之家者不爲少矣請擇春信春棠
以爲敬吉之嗣乎二子之間唯命先妣莞爾曰佗自

與夫子議以決之明曆元年乙未之春先妣有齒疾
家君招醫內外治療湯液傳藥無不試用經夏及秋
寢食不快牙齦痛楚血出不止三彭成仇積聚爲癰
胸膈否塞遍身苦辛肌肉瘦枯手足不起於是自悟
其可死而謂余及春德曰我隨父祖之教常念西方
唱彌陀然我掩粧之日其葬儀唯可任汝意予縱雖
爲質朴之老婦與其葬於佗人之手也無寧葬於汝
輩之手乎且告曰遺言之狀一紙數年以前既手記
之以藏於匣底其取舍宜任夫子之意又告余曰春

德鰥居二女一男皆幼振娘亦無所倚賴夫子春秋
既高恐爲彼等勞其心汝宜爲之扶護也余嗚咽不
能答焉既而豫自調入棺之具以待絕命之期至季
秋疾病增重凡有名于世鴻術家及齒醫針醫外科
按摩師殆三十餘人遂未得微効無如之何時會朝
鮮信使將入府先妣歎曰我病痼既久幸依夫子之
力而氣息未絕以至于今也想夫異邦來聘寔是
本國之盛舉而吾家所可有事也我今死而各觸服
穢則有妨於此乎死者雖所期唯願延一月之命也

聞者無不感焉執政亦聞而奇之家君太息之餘徧
考巢氏病源論孫氏千金方陳氏三因方方氏奇効
良方李氏百病主治方等偶得妙方以飲之則止嘔
吐開胸膈而稀粥稍進又求或人之秘藥以傳貼其
痛處則暫忘勞劬滿家皆欣欣然孟冬信使入府登
營拜禮事畢家君奉 台命以草 御書之案且作
執政所答彼國禮曹之回翰余輩亦預其事既而信
使賜暇歸國其間官事埤益無些滯礙果如其所願
也自是氣宇小安而不廢七箸者百餘日諸醫僉云

脉氣不惡至陽和之時則若夫得復本乎然顏色日
衰體疲肉脫而進粥則待婢扶起而徹膳則卧不言
不語晝夜因睡偶醒則開眼顧左右而已余輩聞醫
所言雖動喜色然退省其病容則無不憂懼今茲仲
春下旬餘寒未退暴風屢吹邪氣乘虛彌留大漸余
暫抑淚白家君曰慈堂不諱其在近乎去秋有所遺
命也嘗聞父在則子不爲喪王是禮也然喪葬事煩
恐勞貴體若得恩許則已爲喪王以行之家君許之
嗚呼如何不淑三月二日申酉之交遂瞑焉其臨終

老婢揚聲勸唱念佛然不肯唱之蓋其守曾所遺命
乎歲五十有九哀哉痛哉招魂不返終天永訣之情
可爭禁哉聞者無不驚歎況於親族僮婢乎噫母子
天性之恩古今無貴賤一也然或有遠遊索居者或
有拘事而罕逢者如余生來三十九年曾因公事
赴京師登久能山奉使南山祇役日光山者四面
其往還或旬餘或踰月而已其餘不肯離膝下也賜
宅異居之後既十年無日不省定焉春德今茲三十
三歲曾從家君詣日光山來徃一旬之外無一日

不待其側慈之深也愛之厚也豈尋常之謂哉於是
余與春德私議曰謚法曰慈和徧服曰順古人稱女
子之有德者曰淑先妣當之且夫順者地勢也坤道
也順從家君無失其禮不亦可乎乃告家君奉謚曰
順淑孺人其夜小斂明夜舉棺大斂治棺之制靈座
之設魂帛銘旌之法朝夕奠之品聊倣朱文公之家
禮不作佛事四日之夕將發引靈柩雨不克葬五日
之夕襄事余及春德黻衣素服徒步以從之遂葬於
上野別墅之良隅豫遣家隸岸清隆穿壙作灰隔及

期先使春信春常往焉門生來會者十餘輩余兄弟
護靈柩至其地使人謝門生等於是安靈柩於甃子
以備奠供上香而祠后土使春信讀祝文遂窆封之
余及春德哭擗仆地少焉起而記神主讀祝文而使
清隆留以實土而築之假構竹籬余及春德等拭涕
泗還謁家君問其興居無他而後安神主於輿而後
沐浴而後供奠膳以擬虞祭神主之制續韻之式皆
取法於家禮嗚呼國法不能久殯故葬之速不可不
歎焉既畢葬而後使清隆築墳墓其前立小右碑其

外繚建栗柱以爲周垣敷石以爲基趾其匝栽樹若干株墳崇四尺其形如卧斧所謂馬鬣封也碑高四尺圭首跌高尺許皆有所據也碑面刻書曰順淑孺人荒川氏龜媪之墓其陰傍刻曰明曆二年丙申季春孝子春齋林恕立不記其行實蓋古法有所損益者其微意有所難言也凡寸尺從宋儒之說皆用周尺周尺之法雖未詳然余曾與有志人相議有所考有所證以兼造之故今用之其歛窆及墳碑喪服等之事別詳記之作書一卷號曰泣血餘滴嗟夫逝者

如斯晝夜推移既過三旬無時不哀悼無日不追慕然吉來幼有喪父母者韓昌黎張橫渠之類是也又且有失復親者雖仲尼之聖朱子之賢亦然余既近強仕而父母俱存平生自喜曰孟子所謂一樂天壤之間復何可以代此也方今不幸闕其一不亦悲乎唯喜家君康健老而猶壯素知父恩重於母則若使仲尼朱子並世以余輩爲幸乎然則豈哀而傷毀而致病而可爲父之憂哉不可不慎焉況自今爲先妣可行追遠之祭終身之喪則全身而可也何不思之

平門生作挽詞吊慰者多然胸有第眼有淚口有棘
愁有草而未能荅謝之抑是黃庭堅居喪不作詩之
意乎果是至哀無文之謂乎今日始遭流俗所稱一
周月忘拜神主詣墳墓悵然不言追懷無限長日難
消淚痕猶滴因思往事聊述衷曲謹記先妣事實如
右昔程正公爲上谷郡君作傳朱文公爲祝孺人作
誌則吾豈敢然非無景慕之志雖似有僭踰之罪庶
幾其孝道之一端乎明曆二年丙申四月二日哀子
春齋林怨泣血記之

戊戌八月十九日亡叔父樗墩先生忌日也謹
供素盛祭神主於祠堂傍聊裁小詞擬祭文
萬治改元歲在戊戌仲秋之月十九之日爰逢忌辰
年及三七永訣既久追懷難述嗚呼叔父儒林秀逸
侍讀幕府結交老彌二十餘年增加官秩乃父以
喜阿兄相匹其言侃閭其容嚴慄預聞政事撰叙法
律文苑聯錦歌流滌筆嗟兮有命俄爾而疾淚雨蕭
蕭悲風瑟瑟書存手澤碑記行實有子嗣沒我其爲
姪遺愛何忘傍親是昵奠獻以供辦香惟秘

戊戌八月二十六日正當秋分謹詣祠堂上香酌
酒讀祝文修時祭函三子來相之信也常也隨從
異事而歸寢追憶之餘以祭如在三字爲韻綴鄙
詞三篇感往事以抒寸丹

其一
嗚呼考妣好翁伉儷維椿維萱堂背府砌外事能治
內助相計生在同室沒隔一歲哀悼吞聲哭泣垂涕
墓門風冷野草露脆喪隨今俗禮考舊制祠堂新立
神主並猶茅沙酒灌篆烟雲悽亡兄絕後耐食任例

窓月影高難攀天柱庭樹枝茂猶連唐棣所生勿泰
遺體有繼貽厥孫謀欲固根柢坐列長幼行守次第
爰逢秋分謹修時祭

其二

想昔存時侍立姬魚哀哉別日泣在倚廬花落於地
月沉于淤蓋棺刻碑無毀有譽寢苦枕塊絕肉食蔬
送了春秋過幾居諸練祥督爾衰絰漸除在陰而慘
在陽未舒至哀無文追慕有餘遠不可忘去者何踈
厨裏杯圈房中遺書澤氣所存墨痕猶醜彼其翹楚

奈斯散構大業雖創重任難昇祠堂之奧英靈所居
祝詞以告祭儀聊儲神不可度庶幾來如

其二

噫何不幸頻遭禍臯怙恃共失跼踖多悔顏色憔悴
肌膚瘦餒恩高似天慈深如海既隔幽明難見光來
一身誰賴孤兒相等花開鳥啼月明雪皚淚感時濺
悲逐日倍遺風可慕孝道何改祭祀以慎感格有待
肴陳俎豆羹實鼎彝無形無聲視聽如在

鵝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七十三終

